

同一片天空下 (小说)

(上接 A5 版)

第二集 Ms. Lu 的汉语课 —by Ani

我叫 Ani, 第一次见到 Ms. Lu 的那年我 13 岁。我们家是苏门答腊的巴达克族, 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姐姐大学毕业后在雅加达的中国公司里做文员, 结交了很多中国朋友, 没几年就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姐姐经常有机会去中国, 每次向我讲起在中国的见闻, 绘声绘色地描述北京的长城、故宫, 西安的大雁塔, 杭州的西湖, 我都非常羡慕, 渴望以后也能像姐姐一样进入中国公司工作, 也能有机会看看大海彼岸的中国。

我知道, 为了实现梦想, 要抓住一切机会学习汉语。但是苏北省太过偏远, 中国来的老师很少, 学校里的汉语课开开停停。正当我发愁的时候, 命运之神送来了 Ms. Lu。

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 那是一个周三的上午。校长先生特意穿上了他最漂亮的“巴迪”衫, 满脸喜气地陪着一位外国女士来到我们班级, 郑重其事地向大家宣布: 经过学校董事会的努力, 终于聘请到来自中国的汉语志愿者教师 Ms. Lu 为我们教授汉语课程。

Ms. Lu?! 我的心猛烈地跳动起来, 她不就是向我买泡面的女士吗? 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乐此不疲地向同学们赞美“营多捞面”的魔力。

站在讲台上的 Ms. Lu 身材颀长, 皮肤白皙, 清爽不施粉脂, 双目湛湛有神, 齐肩的乌黑长发整齐地挽在耳后, 一身白色套裙搭配着脖子上的一条细细的丝巾, 显得既干练又优雅, 昨晚那略显紧张的神情早已被亲切自信的笑容取代:

“Apa kabar semuanya! 大家好!”

字正腔圆的问候瞬间就惊艳了所有的同学, 连坐到教室最后一排听课的校长都赞许地带头鼓起掌来。

“我的名字是卢鹏。”显然是担心我们这些学习汉语还不到两年的“菜鸟”听不懂, Ms. Lu 用最慢的语速边说边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两个汉字:

“看上去很难写吧? 接下来我要做的, 就是和大家一起努力, 把复杂的汉语课变得简单而快乐起来。我保证, 一年后, 你们会觉得汉字其实并不难写, 你们的口语也会变得更加流利。当然, 这需要努力学习。刚才那一串简单的印尼语问候, 我整整练习了三天呢。告诉你们, 我也有一个小小的心愿……”

Ms. Lu 顿了顿环视了一遍课堂, 我注意到她的目光掠过我时, 特意停留了一下:

“我希望和大家学会讲更多的印尼语。你们可以称呼我卢老师, 但这不妨碍我们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

教室里沸腾起来。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这位亲切又好看的中国老师。

“我知道同学们的汉语已经有了一定基础, 不过还是要把基础打得更牢一些。今天第一节课, 我们一起来复习汉语拼音。”

教室里又变成一片失望的声音。卢老师好像早已预料到大家的反应, 笑着说:

“让我来猜猜你们的想法。汉语拼音很枯燥, 音调即使有些不准确, 反正大致也能听懂, 没必要费力气学习, 对不对?”

噢? 老师怎么一下子就

看透了我们的想法? 同学们又安静下来。

“作为老师, 我应该先说一声抱歉。我原来一直以为印尼语是拉丁字母, 所以印尼同学学习汉语拼音应该更容易。现在明白其实不是这样的。你们在学习中会不自觉用母语中元音和辅音的发音, 去对应汉语拼音的声母和韵母, 这反而增加了学习的难度, 也影响了大家对学习拼音的兴趣。”

“我们打个比方吧: 学汉语就像盖大楼, 学习汉语拼音就像打地基。拼音学得扎实, 大楼再高也不会稳固。大家同意我的看法吗?”

同学们纷纷点头称是。“好, 既然都同意, 那我们请一位同学, 用她身边的一件事做比喻, 也来讲讲学好拼音有多么重要。Ani 同学可以说说吗?”

全班级的同学“哗”地把头转向我, 每张脸上都写满了惊讶。我真是万分骄傲又无比紧张: 卢老师第一次上课就能在全班同学面前叫出我的名字, 真是一件超级有面子的事, 可心里又怕回答不好问题难为情。心一横, 涨红着脸磕磕巴巴地说道:

“拼音, 那个, 就像妈妈常煮的巴东牛肉汤, 那个, 你们知道的, 只有牛肉是不行的, 一定要加入各种香料味道才正宗, 像黑栗、丁香、肉桂、薄荷、姜黄……”

我根本不知道这些香料的名字用汉语怎么说, 班里的华人同学恶作剧地主动配合——我每用印尼语说出一种香料, 他们就一齐用汉语大声喊出中文名称, 教室里笑声四起。

“你们不要笑。”我尴尬得不知所措, “这些香料哪怕少放一样爸爸都能立刻喝出来, 抱怨妈妈一定是偷懒让田里的青蛙替她煮的……”

全班同学已经笑作一团, 我偷偷看看校长, 他正低头用手按着脑门儿, 笑得两撇胡子一翘一翘的, 隔壁班的同学也偷偷跑到我们教室门外捂嘴笑着听我“演讲”。

“非常好 Ani! 你讲得非常好! 继续呀!” 卢老师大声鼓励我。

我鼓起勇气大声说了下去:

“我想说的是, 如果拼音学得扎实, 说出的汉语就会像难喝的牛肉汤!”

同学们虽然笑得东倒西歪, 还是有人带头鼓起掌来。“Ani 讲得太好了。谢谢你!” 卢老师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 教室里渐渐安静下来。

“老师有一个好主意。听说大家对中国的太极扇非常感兴趣。我编排了一段扇子舞, 配合你们学过的拼音歌, 用舞蹈动作代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 很快你们就能记住四个声调了。来, 大家一起动手把课桌挪开, 我们这就开始吧!”

从那天开始, 不仅教室, 连操场边大树下也成了我们的汉语课堂。那段时间, 卢老师仿佛就是电视上见过的音乐指挥家, 带领着我们唱唱跳跳地就冲过了汉语拼音的难关。其他班级的同学经常误会我们是在上音乐课, 当他们得知这充满歌声和笑声的课堂竟然是汉语课, 无不向我们投来羡慕的目光, 各年级主动要求学习汉语的同学越来越多。卢老师成了校园里最受欢迎大家喜爱的老师。

快乐的日子总是过得飞快。经过卢老师的悉心传授, 我们的汉语水平不断进步。在校方和同学们的挽留, 卢老师的任期从一年延长到两年, 又从两年延长到三年。这中间, 我代表学校参加了“汉语桥”苏北省的选拔赛顺利出

线, 得到了去雅加达参加印尼全国赛区决赛的机会。

我的姐姐经常去中国, 她对我汉语进步这么快很吃惊。我现在不仅能和她用汉语流利地对话, 而且把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名胜古迹讲得比她还地道。卢老师每周末在家开了一个兴趣班, 教我们跳扇子舞, 打太极拳, 还有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在卢老师的悉心辅导和全程陪伴下, 我在印尼全国“汉语桥”的比赛中顺利通过了笔试、演讲、口试和中华才艺展示, 用卢老师的话讲, 叫“过五关、斩六将”, 最终获得了决赛第三名的好成绩。

更为神奇的是, 自从拜卢老师为师后, 不仅汉语, 我其他科目的成绩也直线上升。这大大提升了我的信心, 我悄悄告诉卢老师: 我准备报考印度尼西亚大学中文系。

第三集 多巴湖上的船歌 —by Ms. Lu

多巴湖是苏门答腊的明珠, 世界最大的火山湖。虽然距我任教的雅加达只有一个多小时车程, 我却是第一次来欣赏这里的景色。

三年了。谢绝了校董会的再三挽留, 我知道不能再延期了。原本一年的“旅行”延长到三年, 但一想到要走, 心里也是一万个舍不得, 可是——我也想家了。

三年了。学生们不论是汉语水平还是个头儿都窜了一大截。三年前那个鬼马精灵的 Ani 已经长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男生们私下里都叫她“Ani baby”。每周除了上课, 周末孩子们都愿意来我公寓学习, 跟我学太极拳, 吃我做的炸酱面, 看电视里的“跑男”, 成了三年里的欢乐日常。

我倚坐在舱边的舷窗前, 蓝天白云和湛蓝湖面融为一体, 湖上吹来习习凉风, 竟感到一丝寒意。学生们叽叽喳喳地在游轮船舱里嬉闹着, Ani 笑吟吟地走过来, 把一件色彩艳丽的披肩搭在我的身上, 又忙着给学弟学妹安排座位去了。

三年里最大的收获, 不是手把手教出了 1000 多个掌握汉语、喜爱中国的孩子, 而是真正体会到了文化交流融合的强大能量。原来,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 也能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

游轮的汽笛拉响了。我回过神, 看着孩子们一张张熟悉的笑脸。他们还不知道我就要回国了。趁着学期结束前带着孩子们来多巴湖玩, 算是就此一别。

游轮缓缓向辽阔的湖中驶去, 刚才还嬉笑喧闹的孩子们却无缘由地安静了下来, 一个个怔怔看着湖面。Ani 善解人意地提议大家讲笑话, 两个最淘气的男生马上响应:

“Ani 是巴达克族, 多巴湖是巴达克族的家乡。老师, 您想听巴达克的公公和儿媳是怎么对话的吗?”

Ani 正要制止, 两个男孩子已经自顾自地开始了表演, 一个装着苍老的声音说: “亲爱的卢老师, 请您问问我的儿媳妇, 家里还有鸡蛋吗?”

我还在一头雾水, 另一个男生马上捏着嗓子对我说道:

“亲爱的卢老师, 请您转告我的公公, 家里还有一大篮鸡蛋呢!”

孩子们哄笑起来。“真讨厌。”Ani 装作生气地扭过头。

一个女生笑着向我解释, 巴达克族生性保守, 公公和儿媳从不直接对话, 不得不交流时必须通过第三人转

话。

“那如果只有他们两人呢?” 我笑着问道。

“没人转话巴达克人就会找块石头或者一棵树当中间人。”

刚才的“男一号”马上又入戏了: “亲爱的石头, 请你问问美丽的 Ani 为什么这么生气啊?”

船舱里的笑声更大了。Ani 羞红了脸不再理睬两个淘气鬼转移了话题:

“老师, 中国有这样的湖吗?”

“有啊。”我拿出手机, 找出几年前去新疆旅游的照片给孩子们看: “这是博斯腾湖, 在汉语课上给你们讲过的新疆。”

“真美啊!” 孩子们赞叹不已。

“老师, 您拍照时穿的是什么服装?”

“这是中国维吾尔族的民族服装。”

“真好看。老师, 我想去新疆, 您带我们一起去好不好?”

孩子们你一言我一语地抢着说话。

“老师会在中国等着我们。”

一直默默看照片没有说话的 Ani 冷不丁插了一句, 孩子们一下沉默了。我明白了, 他们已经知道我要回国的消息了。

“卢老师,” Ani 拉了拉我的手: “我们送给您一首歌。”

孩子们没有刻意列队, 围着我或坐或立, 用中文唱起了《送别》。

长亭外 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 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 一壶浊酒尽余欢 今宵别梦寒……

发音虽然不是很准, 但从歌声中能听出, 孩子们理解歌词的含义。

我强忍住眼泪, 把 Ani 搂进怀里:

“唱得真好。这首歌的歌词有些难度。告诉老师, 这首歌带给你什么感觉?” 许久没有人回答。

Ani 握紧我的手, 大颗大颗的眼泪落到我的手上:

“伤心, 老师, 特别特别的伤心。”几个女生同时哭出了声。

我抱了抱几个孩子: “老师要回中国了, 那里面有老师的爸爸、妈妈和宝宝, 但是老师一定会想念你们的。你们猜猜, 老师在你们的国家生活了三年, 最喜欢这里的什么?”

“是榴莲吗老师?” 一个男孩儿的回答逗得几个小姑娘破涕为笑。

“就是你们的笑容啊。这里每个人每天都带着微笑, 从不把烦恼挂在脸上。来, 我们继续唱歌吧! 老师用印尼语唱一首‘星星索’好不好? ……”

第四集 “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 —by Ms. Lu & Ani

三年后。 Ms. Lu

“妈妈妈妈, 快来看有印尼的新闻!”

儿子刚上小学, 已经知道妈妈对新闻的“兴趣点”啦。

新闻联播里播放着中国援助印尼疫苗抵达雅加达的镜头。一箱箱的国产疫苗正从飞机货舱里卸到停机坪上, 包装箱上是鲜艳的五星红旗和印尼国旗

图案, 还有八个汉字: “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

回国三年, 虽然偶尔还和印尼的同事学生们通个微信, 但家里家外工作生活忙忙碌碌, 热情如火的苏门答腊似乎已在脑海里渐行渐远。

正洗着碗碟, 手机响起“星星索”的歌声, 在围裙上擦擦手看了一眼, 是学校人事处的老师。

“打扰了卢老师, 中国的一家疫苗公司应邀去雅加达与印尼方开展疫苗合作, 需要随团协助工作。省里要求我们抽调有当地工作经验的志愿者, 随队协助联络沟通。您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印尼现在疫情比较严重, 会有一些风险……”

“我没问题, 什么时候启程?”

“啊? 这个月底。您不用再考虑考虑吗?”

“不用了, 我心大。”

“……”

结束了通话, 打开微信通讯簿, 第一个联系人就是 Ani。记得三年前我刚回到国内没多久, 她就给我发来了笑嘻嘻地捧着印度尼西亚大学入学通知书的照片。上个月又给我报喜, 说申请到了中国政府留学奖学金。手指在“视频通话”上犹豫了一会儿, 算了, 先不告诉她, 给她个惊喜吧。

Ani

从检测中心回到学校宿舍, 浑身累得快要散架了。对着浴室镜子摸了摸脸上两道明显的口罩压痕, “啞”, 真有点疼。冲过凉换上睡衣, 看看手机上的时间, 老师应该还没有休息, 调出标注为“泡面老师”的联系人, 心里偷偷笑了一下: “卢老师吗? 我是 Ani。”

“Ani, 这么巧, 刚才还想给你打微信来着。来, 先考考你吧: 像我们这种不约而同做同一件事的情况还能用哪个成语形容呢?”

“心有灵犀, 对吗老师? 哈哈, 难不倒我的。我可是名师教出的高徒!”

“回答正确。你那边疫情怎么样? 千万做好防护!”

“老师, 这边疫情很严重。我报名参加了抗疫志愿者计划, 负责协助和中国援助有关的工作。您知道吗? 印尼是全球第二个批准中国疫苗紧张使用的国家。”

“紧急。”

“对不起说错了老师, 我还是一说快就容易说错。”电话这边的我吐了吐舌头:

“听说过几天佐科总统第一个接种中国疫苗, 真的谢谢中国。对了老师, 中国援助疫苗包装上写着‘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 今天有个记者问我含义, 我觉得我回答得不准确。

这应该是一句中国古诗吧?”

“是一句日本古诗。”

“是吗? 怎么会呢老师?”

“唐朝时, 一位日本亲王为邀请中国高僧去日本讲经授法, 召集全日本最优秀的绣工, 赶制了 1000 件袈裟送到中国, 袈裟上绣的就是这句诗。我先想一想, 下次给你解释含义。”

“好的老师。老师, 我们都想你, 真想快点见到你。可是疫情这么严重, 恐怕要等很久了。”

…… Ms. Lu

三个星期以后

“permissi, permissi, 借过, 借过”, 蓝色医用帽, 蓝色防护服, 蓝色鞋套, 全身蓝色的志愿者, 活脱脱一个“天线宝宝”, 弯腰拖着一只装满泡面的大纸箱, 从隔离中心忙碌的中国和印尼医护人员中吃力地穿行。防护服后背上, 用黑色的马克笔写着大大的“Ani”。

“Do you sell instant noodles here?” 我径直走到“天线宝宝”身前。

“天线宝宝”顿了一下, 慢慢直起身, 呆呆地看着我, 医用面罩里聚起一层水雾:

“Sure. You are nihongjinn (日语) or han guk in (韩语)?” “I’m Chinese.”

隔离中心楼顶, 两个“天线宝宝”坐在楼顶外沿上, 双脚垂在外面摇晃着, 各自捧着一碗泡面。

“老师, 我想明年到北京留学。到时我们就能常见面了。我们一起去新疆看博斯腾湖好不好?”

我没有回答, 出神地望着一只白色的苍鹭展翅飞过城市上空, 一路向西。

“老师您在想什么?”

“我在申请非洲汉语志愿者教师的名额。可能很快批准了。”

“那又要几年见不到老师了。”

“……”

“Ani, 你现在知道‘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是什么意思了吗?”

“就像苏门答腊的多巴湖和新疆的博斯腾湖, 不管彼此离得有多远, 都永远一样美, 永远在同一片天空下, 对吗老师?”

“对。”

“老师?”

“什么? Ani?”

“我们能认识, 真好。”

极目天际, 一轮火红的落日, 正缓缓没入波光粼粼的印度洋。

欢庆印尼独立日

雅加达: 王伟豪

昔日抵抗侵略者, 削尖竹杆斗洋枪。赤胆忠心独为民, 神出鬼没打游击。

矢志不移保国家, 奋勇当先攻敌军。屁滚尿流升白旗, 光明正大告独立。

吉祥八月在眼前, 独立建国七七年。红白国旗迎风飘, 歌颂祖国永昌盛。



漫画 王锦松 (原载《联合早报》)